①吴元猷出生的房子。
②吴元猷故居的精致木雕。
③吴元猷故居。
④清朝吴元猷用过的太师椅。

清代海南第一武官——『海疆镇将』吴元猷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梁昆 图/海南日报记者 林萌

吴元猷画像。

在清代，海南曾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他征战粤琼海域，剿杀海盗，战绩辉煌，受到百姓的赞誉和皇帝的嘉奖。在对其功劳的评定上，清咸丰帝称其为“海疆镇将”，道光帝赞叹“削平海盗皆卿之力”，琼州府志赞其“有功粤海”，这位被人传颂至今的水师名将就是琼山人吴元猷。

时光如流，历史的风尘湮没了远去的岁月。但是，将军的故居还在，皇帝赏赐的宝剑还在，吴家的后人也还在口口相传着这位老祖先的事迹。日前，我们重返这位清代海南杰出将领的故里，去寻访琼州人文史上这颗闪烁过璀璨光芒的将星的传奇故事。

红颜慧眼识英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吴元猷，1803年出生于琼州府琼山县张吴图道郡村(现属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管辖)。《海南军事志》中记载，吴元猷“幼时失去双亲，很小就替财主放牛、捡柴草。因不甘忍受凌辱出逃他乡，15岁就自己开荒种地。他魁梧壮实，练得一身好武艺。”

“后来，祖公娶了邻村贫农陈某的女儿为妻，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足，但日子也还过得去。”吴元猷第五代后裔吴日学说。

吴元猷命运的转折点在于结识了一位名叫洪春芳的妇人。在吴日学的口中，海南日报记者听到了一段颇有传奇性的“红颜慧眼识英雄”的故事。

“祖公年轻的时候，为了谋生经常挑芋梗蕃薯到海口的谷街(即现在的富兴街)去卖。道光五年(1825年)的一天傍晚，祖公在谷街卖完货物刚想回家的时候，碰上了一场大暴雨，便跑到一家饭店屋檐下躲雨。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晚，无法回家的祖公不知不觉间在这家饭店的窗台上睡着了。而这家饭店正是洪春芳所开。”

天亮后，洪春芳开店时看到吴元猷睡在自家饭店的窗台上，就叫醒他问清了缘由。得知吴元猷是因为躲雨到此，又因天晚不想扣门打扰别人才睡在此处，洪春芳觉得这人比较忠厚老实，便端出酒菜请他吃了一顿。两人在闲聊中各自讲述了自家的身世。

洪春芳，十八岁时嫁给一个秀才为妻，后秀才在赴省城参加乡试，坐船经琼州海峡时遇海盗劫船被杀。寡妇门前事非多，为了摆脱家里无聊的骚扰，洪春芳便与一个远房的婶娘带着银两一起来到谷街，买了间旧屋修整做起了饭店的营生。

感念洪春芳的盛情招待，吴元猷到谷街做生意时，总会特意捎些乡土特产给洪春芳，而洪春芳每次也一定殷勤招待吴元猷。一来二往，两人越发相熟，感情也越来越好。

这一年，洪春芳听到一个消息，海口参将衙正在招募水师兵勇。她认为像吴元猷这种好体格又会武艺的人到军队去，日后定有作为。刚好吴元猷也久有投军的志向，经洪春芳一说，便答应投军。“那时候投军也要靠一定的关系的。”吴日学说。吴元猷去报名后，洪春芳拿出开饭店积蓄的八十两白银，托在参将衙内当文案的师爷把招募海军的有关人员打点妥当，两天后，吴元猷就接到了水师营核准入伍的通知。

如果没有洪春芳的慧眼识英雄和慷慨赠金，吴元猷就无法从一介“担卖芋薯”的普通布衣踏上后来的仕途之路。对于洪春芳的点拨与资助，吴元猷充满了感激之情，并慢慢地由情生爱。

这洪春芳也是一个奇女子。对吴元猷生平做过详细研究的吴元猷第六代孙女婿陈鸿礼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吴元猷曾提出要纳洪春芳为侧室，但她婉言谢绝了。因为洪春芳认为自己是个寡妇，再嫁有亏名节，而且这个身份也会影响吴元猷今后的仕途与声誉。直至去世，洪春芳都没有嫁入吴家。但吴家没有忘记洪春芳的恩义。洪春芳死后，吴元猷的第五孙子吴必访在道郡村吴家的祖屋里，安置了她的神位纪念她。”

勇御海寇震南疆

据《海南军事志》记载，吴元猷入水师营后，经一年海上战术训练，因成绩优良被升为伍长。当时沿海的居民常遭海盗抢劫，吴元猷参与追剿，屡建战功，升任龙门千总，崖州副将。

民国《琼山县志》详细记载了吴元猷在海南的战功，从海口的白沙门、盐灶口，到文昌的铜鼓岭和铺前海面，从东方的感城到北黎，再从儋州到临高，他有力打击了海上的倭寇、海盗和陆上的悍匪，对商民的安居乐业贡献很大。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初二春节期间，吴元猷只船单刀，西从天尾(新海)东至七星岭(铺前)，乘风破浪追逐海盗石十六，吴元猷左臂挺刀，施展轻功，从船头纵身一跳，飞跃到石十六的贼船上，趁石贼惊慌失措之际，轻舒右膀，将石贼制服活擒，其余海盗见群龙无首，水师追兵已到，只好全降。吴元猷被宣召进京觐帝，道光帝赞叹：“今时洋氛未靖，赖卿选次征剿，不避炮火，遂能削平海盗，皆卿之力也！”吴元猷答曰：“微臣生长海边，不畏风涛。藉陛下之天威，故所至之处胥平。”龙颜大悦，道光嘉奖，赐景泰兰花瓶一对、纯银质餐具、酒具、茶具各一套。从此吴元猷威名大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盗张十五大举入侵海口，吴元猷临危受命，筹备粮饷，英勇防守，借冼夫人威名，出谋策划并会同黄开广等将领，日奋战、夜巧斗，打退张贼猖狂进攻，张逃至铺前海面时投降，受知府林鸿年招安。外沙一战得胜，商民送吴元猷“筹资御悔”、“得胜虎将”匾额，吴元猷的虎将大名因此而成。同治元年(1862年)，海口商民为纪念此次外沙平贼胜利，要求琼山知府将“外沙”命名为“得胜沙”。

咸丰元年(1851年)，儋州刘文楷聚众作乱，营建海盗船队穿梭于白马井、洋浦、临高的新盈港之间的海面，作案频繁，屡屡得手。且刘贼海上陆地两处行劫，儋州、临高、琼山等地皆受其害。儋州县府多次围剿失败。皇帝听闻盗情如此严重，大怒，下旨官府剿杀，但多次无所获。于是两广总督举荐吴元猷。被任命为琼州镇总兵的吴元猷不负众望，采用攻心策略大破刘贼并抓获首恶。可惜刘文楷不久断锁潜逃。吴元猷二次与刘文楷斗法，将其擒获并奉旨将其斩首。自此西路各州县社会得到安宁。

虎将殒落虎门

因平定匪患有功，吴元猷又升官了。

翻阅着手头搜集的资料，陈鸿礼说，“吴元猷祖公在调任到广东水师提督署期间，英帝国主义侵扰广东，他是主战派。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虎门成为抗英的重要门户，祖公因其赫赫战功被调任虎门水师提督。虎门因其在军事和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广东水师提督署就设在这里。因此，虎门水师提督就是统辖全省的水师。”

“其实吴元猷在上任的时候，有部分家人和同僚是不太同意他接受此职的。因为他被人称为虎将，按当时的迷信说法，虎将是犯虎门这个地名之忌的。大家纷纷劝阻他不要去虎门。”吴元猷婉言谢绝，称国门危机，现在正是报效国家之机，岂能顾忌个人安危，毅然赴任。就任虎门水师提督后，吴元猷积极备战。

1853年，英国侵略者制造了“亚罗号事件”，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当英舰强行闯至虎门时，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未曾接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命令，故不敢下令开炮拦击。后来的“亚罗号事件”成为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以此为导火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迫于英国的要求要将某些得罪英国人的要员削职。对英一直是主战派的吴元猷被朝廷以“省城失事”等理由削职留任，此后在提督府从事军机参议顾问的工作。

同治即位后，欲起用吴元猷。但此时吴元猷看到清廷腐败，内部权派斗争激烈，无意为官，依旧做些顾问的工作。鉴于吴元猷在海军中几十年来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诰封吴元猷为正一品“建威将军”(此乃清制武职中最高军衔)。

1871年，吴元猷卒于任上，应了“虎星殒落虎门之说”。吴元猷的灵柩由广东水师用军舰护送回琼，琼州道台、镇台等文武官员和百姓在海口港迎接。吴日学说，“祖公的灵柩抬到琼山县府城镇时，因其身居高位，还专门于城墙外搭架跨墙而过，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

省政协文史委专职副主任李朱全介绍，吴元猷是目前了解到的海南历史上唯一能授封正一品“建威将军”官职的武将，“加上其平定海盗的战功，称吴元猷为海南武将第一人也不为过。”

吴元猷后人吴日学。

吴元猷故居的黄墙红门(1995年重新粉刷)。

军门第 悠悠百年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从海口驱车出发，经国兴大道、琼州大桥、白驹大道，再拐进一条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行进约两公里后，就来到了道郡村——吴元猷的故里。

这是一个绿树环抱的村庄，百年的古井、百年的老宅、百年的祠堂……从里到外，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魅力。

吴元猷的故居现为海口市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即清代钦命吴“军门弟”、府授吴“馀庆堂”之府第宅院，具有一品武官的典式，在海南宅院古建筑中属上品。走进吴家老宅，首先入眼的是屋顶上、屋瓦上、屋檐下那无处不在又无比精致的纹饰。这些纹饰处处代表了主人家当年富贵显赫的地位，比如形成屋檐的最后一片青瓦，印刻着福、寿等字纹，这在当年只有富贵的官老爷家才有权力使用这种瓦片。

吴家故居是咸丰初年吴元猷本人所建，距今已有百多年的历史。百年的岁月风霜，吴家大院厅墙上的红色已经不再鲜艳如昔，褐黑色的青苔印迹已爬上了墙体。据了解，当年吴家故居每正室均为红墙红门，非常显赫，那时只有皇宫、衙门、寺庙等庄严的建筑才能用此颜色。

灰色的唐装配上长长的白胡须，初次见面，吴元猷的第五代后裔吴日学，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聊起祖屋，吴日学叹气说，“已经有很多特色的古物从这间屋子里消失了。”吴家的祖屋主要由七间大屋组合成“丁”字型格局，中央为纵列三进正室及后楼，左右两列各有两间大屋一间小楼形成一字横列，如今已有一些房屋倒塌了。据说这个丁字格局是别有寓意的。当年吴元猷五代单传，人丁稀少，一直期盼发丁旺族，所以建成了这种格局。

74岁的吴日学还记得，小时候这间老宅大门上方原有大石门匾，刻有当年知府、状元林鸿年所题的“军门第”三个金字。在前外墙正中有一巨幅彩绘泥雕的“麒麟献瑞”照壁，十分威武生动，只有武官公堂或武神公庙才能使用这种麒麟图腾，表明这是一品“军门第”府院。可惜这些却因为土改和文革的各种运动被人为地毁坏了。比如那块照壁，就是因为同村的一位大爷有一次做梦时梦见一只麒麟凶狠地扑向他，醒后觉得是个恶兆，就私自到他家凿下图腾扔掉了。

沉香木雕刻的“七子八婿大团圆”寿座、金丝刺绣的吴元猷全身坐像、精致的朝官服、“鸡皮纸”订制成的一本又一本的古书，这些在吴日学印象中只有过年的时候，长辈们才会拿出来摆放的遗物，随着“文革”这场运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了。如今留给吴家的就只有慈禧太后特赐的“左臂将军”宝剑，尚可追忆当年吴家的辉煌。

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现今吴家的故居仍保有30多间配套的厢房、书房、账房、伙房和马房等建筑，是目前海南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建筑群之一。

吴元猷故居屋檐的龙雕。